

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與女權運動

—蘇秀法—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至三十日在丹麥京城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有聯合國會員國中一百四十八國代表和各個國際機構派遣的觀察員共二千三百人出席。世界上各種膚色的女權運動者集聚一堂，以十八天時間討論有關婦女切身問題，到丹京採訪新聞的女記者達二百五十人之多，是世界婦運史上的一件盛事。

聯合國婦女十年

一九七五年是聯合國定的「國際婦女年」。那一年，在墨西哥城召開了首次的「世界婦女大會」，通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十年為「聯合國婦女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這次哥本哈根大會就是「聯合國婦女十年」的中期會議，目的在檢討過去五年中各國女權運動發展的得失和商討今後五年努力的目標。

在一九七五年墨西哥城大會中，當時的伊朗代表承諾由該國主辦一九八〇年的中期大會。但後來伊朗政治情況惡化，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維政府已對局勢束手無策，被迫去國逃亡。柯梅尼當權後，伊朗宗教狂熱分子控制的政府宣佈巴勒維代表在墨西哥城所作的承諾無效，聲明伊朗將不擔任一九八〇年大會的主辦國。

這時，距離大會召開的日期僅有十七個月。

在伊朗取消主辦一九八〇年大會之後，丹麥挺身而出，自願接辦。丹麥政府撥款美金三百萬元作為開會經費，積極籌備，終使大會能如期舉行。

距離哥本哈根約二十分鐘車程的貝娜中心 (Bella Center) 被選爲一九八〇年大會會場。這個會場是一座以丹麥出產的白木和玻璃建材設計完成的建築物，面積之廣，堪稱北歐第一，並被形容爲具有最現代化的構想，外形看起來酷似一幢花卉溫室。

大會會場正門外的高塔上掛着聯合國繪製的鴿形圖案，作爲「世界婦女大會」徽誌，在會場之內，處處看見這種徽誌的張貼，象徵提高女權的迫切性。一九七五年墨西哥城首次大會也使用這個徽誌，它代表女權運動的三個主題：「平等、發展、和平」。一九七九年聯合國第三十四屆大會又通過一項決議案，決定從「聯合國婦女十年」第二個五年也就是從一九八〇年開始，爲女權運動增加三個次主題：「就業、保健、教育」。

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七月十三日抵達哥本哈根，十四日主持大會開幕式。他在致詞中說，從一九七五年墨西哥城大會閉幕到現在，祇有五年，如果期望女權運動已獲得戲劇性的結果，在時間上實嫌太短。他認爲一九七〇年代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帶給婦女的不良後果，遠較男性嚴重，並使婦女在各方面的地位遭受挫折，而目前面臨的很多問題都較一九七五年的時候更爲複雜。華德翰提醒與會的婦女代表，到現在爲止，南北國家對話的成就非常有限，未來局勢充滿爆炸性，令人焦慮恐怖。在國際不安定和猜疑心態之下，自會阻礙婦運的正常發展。華德翰以世界局勢和婦女問題息息相關，如果全世界婦女地位改善了，「平等、發展、和平」的目標自不難達到，這次大會應該面對現實考慮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勾繪的世界大勢，有人稱爲「一篇悲觀的報告」。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 (Margrethe II) 以地主國元首身分被邀蒞會致詞。在歡迎與會代表旅居愉快和祝福大會成功之外，女王強調，如果婦女要和男性爭取權利和機會的均等，必須重視個人的能力，男女雙方對這個挑戰性的問題，都需要有開明的胸襟。丹麥首相喬金遜 (Anker Jorgensen) 也在開幕式中致詞。

大會開幕典禮進行的同時，會場貝娜中心門外約有五十名示威者高舉標語牌，抗議蘇俄選派與會的阿富汗代表，並高呼蘇俄不要射殺無辜的阿富汗婦女和兒童的口號。

大會秘書長梅爾夫人

兩年前，梅爾夫人 (Lucille Mathurin Mair) 在擔任牙買加駐古巴大使任內，接到聯合國邀請出任一九八〇年「世界婦女大會」秘書長的函件，經過反覆考慮之後，決定辭去外交官職務，接受聯合國的任命。

梅爾夫人受到聯合國的重視是由於下面三個條件：她是一個女權運動的支持者；她是屬於第三世界的，而且又是黑人；她是一位傑出的女性外交官，具備豐富的國際會議經驗。

過去，梅爾夫人祇有在正式公務之外，利用業餘時間爲女權運動奔走活動。出任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秘書長後，接觸到的婦女問題是多方面的，耳目一新。她可用全副精力和整個時間去考慮和處理問題，正是展露才華和表現能力的一個最佳機會。

爲籌備因伊朗取消主辦而改在哥本哈根舉行的這次大會事務，梅爾夫人和她的小組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十五個月。她說一般大型國際會議都是在三年之前開始籌備的，「我們花費十五個月時間，不能算長。」

梅爾夫人畢業於倫敦大學，稍後在西印度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很早就研究婦女問題，她的博士論文是：「一六五五年到一八四四年牙買加婦女歷史研究」。對領導黑奴婦女反抗新大陸制度的蘭萊馬諾斯(Nanny Maroons)，她也做過深入研究，梅爾夫人推崇蘭萊馬諾斯是黑人婦女中的唯一自由鬥士。

爲使一般婦女了解投票權對於改善婦女地位的重要，梅爾夫人會親自走遍牙買加窮鄉僻壤的每一角落，苦口說教，同時又從最基層起把婦女組織起來。

梅爾夫人性格安靜，口才伶俐，風度優美又精力過人，工作之餘仍從事研究及處理行政事務，並教育子女，集各種辛勞於一身而不以爲苦。

梅爾夫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負責西印度大學行政事務，同時兼任教職。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出任牙買加駐聯合國副代表，旋調任駐古巴大使，一九七七年被推選爲聯合國大會的社會、人道暨文化委員會主席。因爲她會代表牙買加出席一九七五年墨西哥的「世界婦女大會」，就出任一九八〇年大會秘書長來講，可以說是駕輕就熟。

檢討最近五年來的婦運情況，梅爾夫人認爲特別重要的是一些不明顯的成就。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各國婦女間聯繫網的建立。

梅爾夫人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又是黑人，她面對一個無法隱瞞和不能改變的事實是：婦女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多數，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婦女又佔全世界婦女人口的多數。所以單是第三世界的婦女問題，已不是短期內和少數人所能解決。

爲什麼不單獨召開一次第三世界的婦女大會？梅爾夫人認爲第三世界婦女尚未具備應有的條件，單獨召開會議目前是辦不到的事，甚至是難以想像的事。

梅爾夫人出生牙買加一個文學氣氛濃厚的家庭。父親華崙(Eric Warond)擅長小說寫作，一度作新聞記者。本世紀初年，華崙是寄居紐約黑人作家和藝術家中心一個中心人物，也是西印度羣島居民獲得格全翰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的第一人。

這位世界婦女大會秘書長曾經結婚兩次，第一次婚姻有子女三人，第二次婚姻以離婚結束。

哥本哈根大會已經曲終人散，梅爾夫人不願見大會通過的「世界行動計劃」擱置在檔案櫃中，成爲紙上談兵的作業，承諾將運用一切力量籲請今年九月十六日揭幕的第三十五屆聯合國大會批准和支援這些丹京決議案，以便儘速付諸行動。

令人矚目的女性人物

聯合國新聞處編印出席大會的「名人銜名錄」上，列有五名元首夫人，一名元首女公子，一名元首媳婦，以及敘利亞、突尼西亞、法國、象牙海岸、瑞典等國的部長級女代表。

丹麥文化部長奧斯達卡夫人 (Lise Ostergaard) 以地主國首席代表被選為這次大會主席。

美國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婦女大會首席代表是卡特總統特別助理魏丁頓夫人 (Sarah Weddington)，她在赴會前夕強調，美國將阻止大會加於以色列任何不公平的決議案。到達丹京之後，魏丁頓立刻和若干非洲國家代表接觸，聯合對巴勒斯坦人施加壓力，希望軟化他們的反猶立場，結果證明徒勞無功。後來魏丁頓在大會提出改善婦女地位的決議草案，又被阿拉伯國家及其支持者一再補充修正，弄得面目全非，祇得撤回了事。第三世界國家完全控制了這次哥本哈根大會，美國代表儘管個人能力過人，但聲音微弱，引不起共鳴，西方國家面對「人多勢眾」又不妥協的對手，處處顯得束手無策。

以色列總理比金夫人 (Aliza Begin) 原擬參加會議，但臨時以丈夫患病為由，取銷丹京之行，避免和反猶分子正面接觸。埃及總理沙達特夫人 (Jihan Sadat) 率領代表團赴會，七月十五日是大會第一個工作天，排由沙達特夫人講演，未料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阿拉伯人及其支持者包括東歐共黨國家在內，向其大吼大叫後氣沖沖地走出會場。在會場外，他們又散發準備好的聲明，譴責埃及簽署大衛營協定嚴重傷害阿拉伯婦女地位，同時指控猶太復國主義和種族歧視主義同是世界禍亂之源。

巴勒斯坦十人觀察員之一的密璐女士 (Jihan Milou) 舉行記者會，解釋杯葛沙達特夫人講演的理由。他說：杯葛沙達特妻子在大會發言，就是對「埃及現政權和美國進行政治、經濟勾結」的警告。

沙達特夫人在會場秩序恢復之後，繼續她的演講，她引用一句莎士比亞戲劇李耳王 (King Lear) 的名句說：「當我開口的时候，狗子叫了」。

未被列入「名人銜名錄」而仍被大眾矚目並受新聞記者追蹤的有蘇俄首席代表戴爾西古娃 (Valentina Tershkova)，她是世界上第一名女太空人，最受人注意。此外還有巴勒斯坦觀察員卡莉德 (Leila Khaled)。現年三十三歲的卡莉德十年前曾參加恐怖分子的劫機行動，那架被劫持的美國飛機降落敘利亞機場後，由卡莉德用手榴彈炸毀，轟動世界。一九七一年卡莉德再度參加劫持以色列飛機事件失敗被捕，被英國法院判處徒刑兩年，刑滿後到黎巴嫩一所高中任教。她不隱諱自己的過去，但盡量避免談到那些往事。她說：「稱我為恐怖分子的人應該明白我現在的任務是出席聯合國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並準備討論巴勒斯坦婦女問題，我們奮鬥的目標是要收復巴勒斯坦的全部失土，我不是來和別人談我的過去的。」

這位女性劫機者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婦女大會，是否意味着已經同意接受經由談判以解決一切糾紛的方式？但卡莉德仍堅持「

革命是收復巴勒斯坦失地的最短途徑」。她說：「我們用語言和其他國家對話，但對以色列則是使用槍桿子交談」。她進一步解釋說：巴勒斯坦人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二十一年中，雖然舌敝唇焦，到處呼籲，但都被人當着耳邊風。

伊朗柯梅尼政權派遣一個十二人代表團與會，其中一名團員是男性。他們當然也是新聞人員和攝影記者追蹤的對象。伊朗女代表的服裝奇異，從頭到腳鬆鬆地披着一件黑色披風，祇讓人看到兩隻眼睛。這就是伊朗婦女的傳統「查德爾」（波斯文爲Chador）。巴勒維曾經計劃使伊朗現代化，包括廢除伊朗婦女的「查德爾」披風在內，本是值得喝采的，但終以其他條件不能配合，特別是政治腐敗，貪污盛行，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而告失敗。

伊朗婦女嚴拒新聞記者訪問，她們對穿着的服裝備有一套說詞，她們說這種服裝可以幫助不把作爲性目標的女子胴體暴露出來。

七月二十五日，大會進行到第十二天的時候，一位剛被克里姆林宮放逐流亡的蘇俄女權運動者瑪拉裘斯卡雅（Natalia Malchuskyaya），控訴蘇俄社會是個「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的社會。她說，在今天的蘇俄，婦女工作的辛苦程度要超過男人四倍，原因是蘇俄男人在工作時喜愛酗酒，酗酒減低了生產量，所以工廠都歡迎女工。蘇俄政府更想方設法鼓勵老百姓喝酒，喝醉了腦子裏就不會胡思亂想。

瑪拉裘斯卡雅是會議的「局外人」，如何被允許進入大會會場，至今還是一個謎。但她曾被安全人員請出，最後以旁聽者身份列席。

瑪拉裘斯卡雅和另外三名列寧格勒女權運動者被蘇俄政府驅逐出境後於七月二十日抵達維也納，她個人再由維也納來到哥本哈根，對蘇俄首席代表女太空人戴爾西古娃強調「公民、生產者和母親三種職責集於一身的蘇俄婦女生活方式」的話，斥爲「全是一派謊言」。她回憶蘇俄孕婦進入醫院產房生產時的情況說，孕婦在陣痛時不得喊叫，否則會遭責罵，也不給麻醉，生產之後又必須搬離病房，這些都是以仇恨替代關愛制度下的蘇俄現象。

瑪拉裘斯卡雅描述蘇俄女醫生和護士說，祇要她們一朝權在手，也和男醫生一樣作威作福，活像巫婆，面目可憎。至於蘇俄男人，多是暴君型的丈夫，對妻子打罵都來，她那已經離婚的丈夫雖然是蘇俄文學語言學專家，也不免對她常常粗言粗語。

兩性平等問題

根據聯合國世界婦女情況調查的資料，男女兩性今天所處的地位，顯然離平等的理想，非常遙遠。

婦女佔全世界人口半數以上和佔全世界勞動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但婦女總收入僅有全世界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在待遇上，男女同工同酬不僅沒有做到，而且婦女的待遇平均較男性低百分之四十。在教育上，婦女更是遠遠落後，世界上

三個目不識丁的人口，平均兩個都是婦女。如果以中東或非洲地區作爲個別研究對象，則十個文盲中有八個女性；生活在這兩個地區的婦女，受到傳統習俗多種束縛，處境堪憐，她們那裏知道「女權」的意義？

在西歐和美國，婦女地位當然好得太多了，但嚴格地講，她們在很多方面，仍受到各種有形無形、或多或少的差別待遇。當然，她們的情況都在繼續不斷的改善，尤其北歐瑞典的婦女所獲得的權利和尊重，幾乎達到完全兩性平等的程度。

一九七九年曾被稱爲是歐洲婦女政治年。這一年，出現了三個傑出女性：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出任英國首相，法國魏伊夫人 (Simone Veil) 當選爲歐洲議會主席，葡萄牙的賓姐西歌女士 (Maria de Lourde Pintassilgo) 受命組織過渡內閣籌備同年十二月的選舉。今 (一九八〇) 年六月，冰島十二年來首次的總統選舉中，芬伯佳德蒂夫人 (Vigdís Finnbogadóttir) 脫穎而出。這些都是開婦女躍登高位的風氣之先。葡萄牙前任女總理賓姐西歌在哥本哈根大會中，即主張婦女爭取女權之路，應先透過爭取參政機會，才是一條捷徑。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世界上到處都有揮不去的男性沙文主義暗影，女性到處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平等歧視，除上述聯合國的統計數字資料外，下面三個實例可作進一步的說明。(一) 委內瑞拉一所農莊的男人，可以丟下他的妻子，到遠方謀生，從此杳無音訊。(二) 在土耳其，妻子如果沒有獲得大夫的同意，休想找到職業。(三) 目前世界上至少還有九個國家，千萬以上的婦女沒有投票權。

男女兩性平等問題，本是這次大會應該嚴肅討論的主題，但各國代表過分關心政治問題，而把這個切身問題悄悄棄置一邊，最後雖然交付審議，但較之在政治問題上，代表們爭得面紅耳赤的熱烈景況，顯得冷靜得多了。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各國對男女兩性平等觀念的標準不同，差距很大。獅子山代表坦率的表示，已開發中國家的婦女可以全力爭取和男性一樣的自由，以及爭取和男人相同的權利，但對非洲婦女來說，這是高不可攀的奢望。非洲鄉村大部份地區目前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妻子們不出外工作，將無以爲生，這些非洲婦女最關心的，祇是如何維持他們基本的生存問題。所以獅子山代表甚至認爲不需要採取什麼反對歧視婦女方案。獅子山婦女的平均壽命祇有三十二歲，是世界上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席代表賽葉德 (May Seyeidh) 認爲男女兩性平等對於現階段的巴勒斯坦人來講，其重要性毫不不足道。巴勒斯坦婦女目前最關心的是如何收復失去的土地和重建自己的家園。

蘇俄代表團團員黎柯娃 (Lydia Lykova) 誇稱在蘇俄境內的男女早已完全平等。東歐各國代表相繼附和，也宣傳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內，已沒有歧視婦女的現象。當然，這些可能都是法律上的平等。一位法國蘇俄問題專家就曾經說過，蘇俄男人拳打腳踢欺負妻子的行爲，仍然十分平常。

講到兩性平等，瑞典婦女享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婦女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權利。瑞典人在觀念上已經沒有「女性不如男

性」的想法。在瑞典，如果還有人念念不忘這個過時的觀念，一定被譏為荒唐可笑。出席的瑞典代表告訴哥本哈根世界婦女大會說：「歧視婦女是個世界性的問題，瑞典努力促進男女平等的方向和範圍，是從婦女參政到照顧幼童問題上同時着手，分頭併進」。瑞典男女同工同酬，男女退休年齡一致，丈夫和妻子分開納稅。離婚後子女監護權由親生父母共同負責。瑞典更禁止用女性感作為廣告題材。瑞典在兩性平等問題上走在別的國家之前，無疑的，瑞典這一套措施將為今後世界女權運動者參考借鏡的藍本。

政治氣氛籠罩大會

在一九七五年墨西哥城大會文件中，「猶太復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第一次被併列一起，當時雖經以色列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一再抗議，但大多數國家代表仍在這份文件上簽字。

由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及其支持者遊說活動的結果，猶太復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在這次哥本哈根大會中，更具爆炸性。這個項目列在大會議程上，討論時間達三天之久，佔大會全部時間六分之一以上。議程項目是：「巴勒斯坦婦女在以色列佔領區內外所受之影響」。

這個項目在進入正式辯論前舉行的「面對記者」節目中，阿拉伯和以色列新聞記者針鋒相對，以侮辱言辭互相指責。大會秘書長梅爾夫人，就大會列入這項議程可能發生的後果答復記者說，她不認為這將使會議的成就減色，或產生什麼「恐懼感」，因為聯合國大會過去曾以壓倒的多數通過將同樣項目列入聯大議程。她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參加這次哥本哈根大會的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美國代表團雖公開反對將這議題列入議程，但並未發生效果。巴勒斯坦組織首席代表賽葉德指控以色列在其佔領區內刑囚巴勒斯坦婦女，以色列代表愛息爾(Tamar Eshel)反駁時認為巴勒斯坦使用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撒謊技術，企圖以不斷重複的方式誘使一部份人受其愚弄。

在辯論猶太復國主義視同種族主義過程中，北歐五國——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和冰島代表團聯合向大會提議繼續採取制裁南非政權的行動。

大會於閉會當天，通過印度所提將猶太復國主義視同種族主義的決議案，並將這項決議案作為今後五年「世界行動計劃」的一部份。表決結果以六十九票對二十四票通過，二十五國棄權。投反對票的有以色列、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瑞士、瑞典、芬蘭、冰島以及歐洲共同市場等國家。大會並通過制裁南非以及和南非斷絕一切關係的決議案。

大會宣言中說：祇有在種族主義、新帝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消滅之後，才能期望「自由」和「發展」的到來。

在大會最後一次會議中，出現很多政治性示威、抗議和代表中途退出會場的情事。阿拉伯國家代表在會議開始時，即明白表示他們要利用這次大會作為爭取巴勒斯坦婦女處境改善和權利的場所。

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蘇俄集團操縱大會，通過他們起草的決議之後，手舞足蹈，興高彩烈。教廷首席代表考德主教 (Monseigneur Joseph Cordes) 聲明他的代表團不能批准這樣的「行動計劃」，因為它過份誇大了社會經濟問題和女權的關係。同時，這個「世界行動計劃」對於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又太少注意，所以教廷代表團聲明保留立場。

把反以色列的條文列入共有兩百個項目的「世界行動計劃」之內，也曾引起美國、以色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強烈反對，認為這個「世界行動計劃」歪曲一貫對支持女權運動的保證，不能作為今後五年婦運的指導文件。

大會缺乏全體一致的和諧精神，主要是導源於阿拉伯人消滅猶太復國主義的誓不妥協態度。

十八天的哥本哈根大會，大部份時間都消耗在政治問題爭執上。這些爭執掩蓋了目的在改進遭受貧窮迫害、種族歧視、目不識丁和無國籍婦女地位的迫切問題上，雖然「世界行動計劃」請求各國政府不要把婦女問題視同福利問題處理，而應正視她們在國家發展上扮演的應有角色。」

哥本哈根世界婦女大會七月三十日午夜過後正式落幕，西方工業化國家和第三世界及共產集團之間，形成尖銳對立。會議結束時，不同意識型態的兩個陣營政治分裂之深，更甚於十八天前大會開幕的當天。

檢討這次大會結果，可以歸納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獲得全面勝利，美國和她的西方盟國受到一連串羞辱。以色列譏諷巴勒斯坦人運用規機手法「規持」了這次大會，才使這個大會發生一面倒的現象。

「世界婦女大會」下次大會決定一九八五年在非洲肯亞首都內羅比舉行。

女權運動的展望

已開發國家婦女和發展中國家婦女教育水準不同，生活條件迥異，她們彼此間的女權觀念差別很大，爭取女權的目標更是懸殊。

曾任美國國務院人口協調委員會官員的葛林 (Marshall Green)，對貧窮的第三世界婦女祇為填飽肚子、終日辛苦忙碌的生活做過深入研究，發現她們之所以逆來順受，完全是長期壓迫和生活資源短缺養成的習慣。她們對於男女不平等事實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葛林認為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本辦法，必須從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入手。這是一個長程計劃，短期內無法見到效果。

哥本哈根大會通過了很多促進婦女地位的決議案，聯合國人權宣言早有反對性別歧視的條文，很多國家也有關於兩性平等的立法；但不可否認的，一些男女不平等的事實都以不同的理由存在於世界各個不同的地區。「聯合國婦女十年」已經過去五年了

，世界女權運動的推展五年來在某些地區固然不乏一些進步，但事實上却很少具體成效。

各國對於兩性平等的優先次序不同，出席哥本哈根大會的代表，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在為各自政府發言，而不再為女權問題發言。政治污染國際會議是今天世界上普遍的現象，所以倡導女權不能完全把希望寄託於國際會議，否則必將滯緩這個運動的發展進度。女權運動者應該回到田莊、鄉村和城鎮組織婦女，向下紮根，從基層做起。

有一點值得重視的，就是在哥本哈根大會期間，有五十一年國簽署聯合國通過的一項消除歧視婦女的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使這一公約簽署國共達六十多國。按照規定，這項公約經二十個會員國批准後即開始生效。各簽署國在接受該項公約的批准書上，須作給予婦女一切平等權利的承諾。由這一點展望未來，女權運動路上雖仍佈滿荆棘，但已隱約顯露轉好的跡象。如果一項運動的成功必須透過立法和議會程序，則聯合國這項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的公約，正好提供了道德支持的基礎。

雖然哥本哈根世界婦女大會在會議期間被政治空氣籠罩，通過「世界行動計劃」時又遭到第三世界反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及南非種族主義的衝擊，但部份決議案中仍列有推展女權運動的若干條文，如請聯合國增列一切有關婦女福利計劃的預算，請各國政府承認日漸增多的婦女兒童難民的權利，請各國政府研究有效的婦女保健及福利方案，並增加對實施計劃家庭的補助，包括允許夫婦雙方有權決定何時生育子女及決定生育子女的數目。

比較具有積極意義的決議案，是大會建議聯合國在一九八二年時，把「P」級（Professional grade）職員百分之二十五的職位由女性出任。目前聯合國「P」級職位由女性出任的寥寥可數，這一決議案的通過，算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聯合國婦女十年」的主要目標，是正確建立婦女在社會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應有地位，進而謀求婦女在就業、保健、教育方面的合理保障，以及經由國內立法和國際公約的簽署，確定婦女應享的權利，再求達到兩性真正平等的理想。綜合哥本哈根大會的資料圖表和與會代表的言論，女權運動之路是崎嶇的，走完全程，需要耐心，更需要毅力。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世界行動計劃」雖然稍嫌偏激，但仍不失為一副催化劑，或將逐漸拉近兩性平等的現有距離。

參考資料：

"U.N.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opens today in Copenhage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1980.

"All my interests crystallized into on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1980.

"U. N. session on women ends with western dissent around the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0.

"U.N. Women's meeting snarled in politic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 1980.

"World's women: the challenge of Copenhag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4, 1980.

"Women's group takes anti-Zionist stand"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1, 1980.

"Copenhagen and the PLO" *The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reprodu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1, 1980.

"U. N. women's conference ends amid controversie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1, 1980.

"Palestinian protest interrupts Mrs. Sadat," *The IHT*, July 16, 1980.

"Women's brave new world is far away" *The Economist*, July 19, 1980.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prepa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Conf. 94/25, Copenhagen, Denmark, July 14-13, 1980.

AP news, by Bryan Wilder, July 31, 1980.

AP news by Bryan Wilder, July 25, 1980.

UPI news, by Julien Isherwood, July 14, 1980.

UPI news, by Ole Duus, July 25, 1980.